

在一次电视辩论中,奥巴马自然轻松地坐在类似吧椅的高凳上,一脚曲扣于高凳横杠,一脚垂直踏地。坐高凳吧椅是最美国式的平民行为,但奥巴马却可以显得那样从容优雅,每当被逼问时,他只是莞尔一笑,经常会后退一步,由当事人转成旁观者。这样举止赢得了众多媒体的美誉。

这里我们且不谈论奥巴马的政途,笔者只是觉得,作为出身草根、来自单亲家庭的黑人奥巴马,在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前,进的都是公立学校而非贵族学校。他婚后至今一直住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种族杂居的社区,即上海人惯说的“下只角”,热心穷人社区工作……可见,优雅与草根并非相克。

奥巴马身后三个女人:母亲、外祖母和太太。是她们合力将奥巴马打造成自信自律优雅的男子。

奥巴马母亲在1960年嫁给来自肯

博客丛林

草根也能优雅

程乃珊

尼亚的老奥巴马。这远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之前,是现实版的《猜猜谁来吃晚餐》。虽然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但她不像一些单亲母亲对子女充满怨愤或听之任之。她常会在晚间唤醒小奥巴马,与他一起欣赏皓月当空、风吹树梢的静夜。母子俩会一起闭目静听大自然的脉息。后来她带着6岁的奥巴马前往印尼,为怕陌生的语言环境会影响儿子的母语,她每天早上四时起床给他上英语课,并谆谆教导他:“如果你想长大成人,你需拥有这

些品格:诚实、公正、独立思考和讲真话……”在印尼度过的童年令奥巴马亲身经历目睹了第三世界的贫困苦难。奥巴马母亲在再度离婚后,仍留在印尼从事研究。直至1992年,她还通过了博士论文,并继续在发展中地区从事微型贷款的工作,服务弱势群体。

奥巴马在少年时代回到夏威夷的外祖母身边,外祖母的去世令奥巴马在竞选活动中当众洒下男儿泪,他不是作秀。外祖母可以讲是奥巴马身

后又一个女人,她来自宗教气氛森严之家,严禁家人酗酒和赌博。她同样以此严格要求奥巴马,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的外祖母不主张张扬个性,她早在中学时代就秘密结婚,直至中学毕业才通知父母,与奥巴马母亲一样执著和反叛。

至于奥巴马身后最重要的女人,自然是被他称为“磐石”和力量源泉的妻子。奥巴马哈佛毕业后不乏高薪厚禄的选择,但他选择当弱势社群律师,此时全靠太太米雪尔做全家经济支柱。因篇幅所限,这里不一一赘述。但有这样一个细节足见她对奥巴马影响有多大:吸烟是缠绕奥巴马多年的坏习惯,当他决定参选希望太太支持时,太太答应了,但说了一句:“我们不能有一个吸烟的总统。”他就这样成功成了烟……

在高等教育相对普及的今天,“优雅”再不是遥不可及,但是,家庭的教育,犹不可忽略。

新书架

《远征》

李俐萍

国民党军队远赴缅甸作战,是二战在亚洲的转折点。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第一次主动出击。远征军在印缅战场上的行动,是中、英、法、美、俄等国向法西斯展开战略大反攻的开始。小说《远征》以中国军队赴缅甸作战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抗战时期远征军的众生相。

小说中的主人公岳昆仑便因身体较好而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在旧中国,和岳昆仑一样的老百姓都深受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儒家思想的小我意识影响。“修身”为首,“齐家”次之,至于“治国平天下”那是最不重要的事。这种“先管好自己”的市井小民思想是旧社会时期的中国人民的普遍价值观。对于作为平头百姓的岳昆仑来说,只想安分守己地打猎为生,并不想当兵打仗保卫祖国,可他没有什么经国之志。如果说他还有“志”的话,那“志”也只是攒上足够多的钱后,娶个媳妇传宗接代过安稳小日子。

丈夫无国何以家?国难当头,岳昆仑娶媳妇过安稳小日子的平凡理想随着他在街上卖兽皮时被抓壮丁而破灭。他成为一名士兵,虽数次逃跑却都以失败告终。从此,他的命运、他的志向被迫与国家安危捆在了一起。

新华出版社出版



秋(摄影)

晓宇

母亲遇车祸去世后,继父似变了个人。继父以前爱说爱笑,可现在一天也说了几句话。继父的脸也一天到晚阴着,那脸能拧得出水来。

那时我担心继父会赶我和弟弟走。我们毕竟不是继父的亲骨肉。

继父似看透我的心,他对我说:“林子,你妈妈临终前要我一定把你们抚养成人,我答应了你妈。我们三个人饿死也要在一起。”听了继父的话,我眼里发涩,忙低下头,我不想继父看见我眼里的泪。

但继父太辛苦了。继父忙完了田地活,还得忙家里活,做饭洗衣服喂猪喂鸡做家务搞卫生,继父一天到晚忙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了。我有时干家务活,继父却不要我干,继父说不能耽搁我的学习。那时我念小学五年级。

上初中时,我同大豆成了好朋友。一天放学,大豆带我去他家玩。大豆的母亲长得极好看,眼睛极亮。我叫了声阿姨。大豆的母亲笑着应了,还抚摸了下我的脸。大豆的母亲还给我下了一碗面条,面条里面卧着两只鸡蛋。我见大豆碗里没鸡蛋,想摸一个鸡蛋给大豆。大豆的母亲说:“你别客气,煮给你吃。”

后来,大豆又带我去他家几次。大豆的母亲知道我是个没妈的孩子,更疼爱我了。她弄了好吃的东西,非让大

小小说

送给继父的生日礼物

陈永林

豆带我去她家吃。我也知道大豆没父亲了。我对大豆说:“要是我们合成一家那多好。”大豆说:“是啊,那多好。那我有爸了,你也有妈了,我们也可睡一个被窝里。”

“得想个办法让我爸认识你妈。”我左思右想,就是想不出一个让他们认识的办法。“大豆,你有什么办法?”大豆撇着嘴,摇摇头。

“要不这样,我偷你家一样东西。”你妈为了让我改掉手脚不干净的毛病,准会去我家,会把我的事告诉我爸。这样,但我要尽父亲的责任……”大豆的母亲拉不住继父,便把我抱在怀里,用自己的身子挡继父的巴掌。大豆的母

亲替我挨了继父的一巴掌,继父这才住了手。一些天后,我的头破了,出了许多血。我告诉继父是大豆拿石头把我砸成这样。其实是我自己拿石头砸的。继父拉着我去大豆的家。

第二天,继父同大豆的母亲聊了很久,聊得极投机。后来我们又制造了他们见面的机会。

再过两天就是继父的生日了。我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继父。大豆说:“当然是我妈给我爸的那块手表。”“你妈愿意吗?”大豆点点头:“应该愿意的。”

第二天,我去了大豆家,对大豆的母亲说:“阿姨,明天就是我爸的生日,我爸最想要一块手表。阿姨,你愿意把那块手表送给我爸吗?”大豆的母亲把手表放进我手里,又抚了一下我的脸:“小林,以前我错怪你了,真对不起……”她的声音竟哽咽了。“阿姨,那,那我可以叫你妈吗?”我满脸泪水的眼晴定定地望着她,她点点头。我激动地喊:“妈,妈!”泪水也涌了出来,在脸上放肆地淌。

继父生日的这天,我掏出了那块手表:“爸,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这块手表是大豆的母亲给大豆的爸买的。”继父把我搂进怀里:“小林,我错怪你了,我不该打你,我现在才明白你的心……”我的脸上有了泪。



山水(国画)

丛琼

随笔

人生就是爬山

陈孝荣

我生在山里,十年前也依旧一直工作在山里。而鄂西群山又是武陵山脉和巫山山脉交会在一起的山群,山峦起伏,纵横交错,复杂得根本就无法描绘清楚。住在这样的群山里,做得最多的一件事自然就是爬山了。什么剪刀山、驷驮子坡、中墩岩、梯儿岩、倒栽坡、长岭,等等。单是这些名字听起来就令人肉把子发麻的。而要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头,那种辛苦和艰难可想而知了。但是生在山里没有办法,进山、出山、上学、放学、挑水、打柴、收获庄稼、下乡进村等,都得爬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生在这些山里,你只有不停地翻越那些山头生命才能得以延续。

有一首专写我们鄂西山路的歌,叫《山路十八弯》。即使是没生在山里的人,从那首歌里也能得知,凡叫山路的路,那就没有一条是直的,它们弯得全都像找不到娘的蚯蚓。区别也仅仅是因山的高低和缓急不同、弯的程度不同而已。山陡一些或缓一些,弯路就少一些,缓一些;山高一些或陡一些,弯路就多一些,急一些。但不管是哪条山路,你都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翻越山头,最终到达目的地。

当然对山里人来说,如果是空脚踏手翻山那倒也无所谓,但情形往往是空脚踏手的时候并不多,不是肩背一担,就得挑一担,负重爬山。有一首叫《背山》的歌唱出了山里人的生存状态:山套山,雾压雾,猴子岩,老虎路,山里人走险峰岭,丁字打杆蔑背篓,早晨背出晚背进,空肚背回空背篓,爹把儿子背成人,儿子把爹背下土。

亲替我挨了继父的一巴掌,继父这才住了手。

一些天后,我的头破了,出了许多血。我告诉继父是大豆拿石头把我砸成这样。其实是我自己拿石头砸的。继父拉着我去大豆的家。

第二天,继父同大豆的母亲聊了很久,聊得极投机。后来我们又制造了他们见面的机会。

再过两天就是继父的生日了。我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继父。大豆说:“当然是我妈给我爸的那块手表。”“你妈愿意吗?”大豆点点头:“应该愿意的。”

第二天,我去了大豆家,对大豆的母亲说:“阿姨,明天就是我爸的生日,我爸最想要一块手表。阿姨,你愿意把那块手表送给我爸吗?”大豆的母亲把手表放进我手里,又抚了一下我的脸:“小林,以前我错怪你了,真对不起……”她的声音竟哽咽了。“阿姨,那,那我可以叫你妈吗?”我满脸泪水的眼晴定定地望着她,她点点头。我激动地喊:“妈,妈!”泪水也涌了出来,在脸上放肆地淌。

继父生日的这天,我掏出了那块手表:“爸,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这块手表是大豆的母亲给大豆的爸买的。”继父把我搂进怀里:“小林,我错怪你了,我不该打你,我现在才明白你的心……”我的脸上有了泪。

“这不行,这不行!我怎么收他们的钱呢?这不合适,你带回去交给他们吧。”杜光辉皱眉道。高玉一笑:“杜书记这是把窝儿山的乡亲们当做人了。他们可把你当做自家人呢。收下吧,一共是四万零三十块钱。其中有我自己的三万块钱。你拿回去好好地给孩子买点补品。孩子受了这么大苦,要补啊。”

“这……这我更不能收了。这……”杜光辉有些急了。

“怎么了?一个大男人搞得像女人似的。收下吧,我还有事,先走了。”高玉说着就转身出门了。在门口又回过头来,补了句:“山上的茶园正在整地,面积比我们计划的还要多好几亩。”

“这好啊,你辛苦了。”杜光辉说着,高玉已经走远了。

杜光辉看着桌上的钱,心里一酸。呆了会儿,就将钱放到提包里。小王进来,说:“蓝天木业的老总孙林来了好几次,是不是给杜书记打电话了?”

“没有。”杜光辉答道。

小王笑笑,又说:“其实不仅仅孙总,还有联合化工的任天行,昨天也来了。还说他今天要到医院去看看凡凡,不知去了没有?”

正说着,杜光辉的手机响了,一按,恰好是任天行。任天行说:“我正在医院,不巧的是杜书记回桐山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看看孩子。啊,看看孩子。”

杜光辉眉头皱了下,却没有多说。任天行又道:“你让夫人说吧?”

黄丽接了电话道:“光辉啊,你看,任总他非要……”

这“非要”后面的意思,杜光辉自然明白,他迟疑了下,轻声说:“既然任总去了,先收下吧,等我回去再说。”

“可是,这……这太多了吧?”

“啊,好,我知道了。回头再说吧。”

下午,杜光辉参加了一个老区扶贫的工作会议,在上面就老区工作简单地讲了几点意见。刚散会,任天行就找来了。任天行说:“杜书记给我面子,其实也就是人情吧。杜书记要是不收,我任天行……”

杜光辉点点头,任天行笑道:“杜书记记,我就不打扰了。”任天行说着就往门外走,杜光

辉愣了愣,追了句:“任总,明天跟我一道去省城。”

“好,谢谢杜书记了。我赶紧准备,这就准备。”任天行说着朝杜光辉嘿嘿一笑,那笑的意思显得既真诚又意味深长。

杜光辉摇了摇头,他的心里有些疼。可是,他没有说,只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听着窗外初冬的风——这风里有有些凛冽的气息了,让人感到不由自主的颤栗。

第二天,杜光辉和任天行一道回到了省城。任天行的项目在省厅通过了,首期安排的经费就达到了三百万元。任天行对杜光辉道:“还得杜书记出面,杜书记就是桐山最大的资源啊!”

杜光辉没有做声,他心里踏实了些。蓝天木业的孙林,要来看凡凡,杜光辉坚持没有同意,就是因为孙林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杜光辉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去实施的。这是最起码的原则,杜光辉不想丧失,也不能丧失。

下午,杜光辉回到医院。凡凡哭着说:“妈妈走了。”

“走了?”杜光辉一愣,忙问是怎么回事。凡凡拿出一张纸条,说:“你自己看吧。”

杜光辉接过纸条,黄丽说:“我本来早该走,只是因为凡凡。现在,凡凡好了,我也可以放心地走了。”

杜光辉现在,我必须去兑现了。”纸条的最后,黄丽说:“希望你好好地带着凡凡,如果有可能,再成一个家。桐山的那个女乡长不错……”

“真是扯淡!”杜光辉气得一下子撕碎了纸条,眼泪却禁不住地流了下来。

尾声

湖东县委协理主席罗望宝在双规的宾馆自杀了。

传说罗望宝在自杀前给有关方面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这让湖东官场再次陷入了震动。东部物流港项目又被一些老干部告到了国土部。简又然陪着李明学一道进京,却感到风雨如晦,前途未卜。

桐山县人代会即将召开,杜光辉被一些代表推荐为县长候选人,杜光辉坚辞不干……

(完)

长征出版社出版

48

连载

“大寨回来了?!”杜琳惊得半天没回过神儿来,“在哪儿呢?”

“噢,呵呵,他现在不在屋里,刚才一个人待着,说等着吃早饭,一个人下楼走走看看,好几年没回来了,看看周围有啥变化没。”杜妈说。

杜琳垂下眼帘没有出声,招呼儿子洗完脸和手,自己搓上肥皂也洗了,突然她好像意识到什么似的,匆匆把手擦干,冲进自己的卧室。地上倒扣着昨夜写的那阙词的白纸。自己的日记本安安静静躺在桌上,原封没动……

一桌子饭菜飘香,而大寨却还没有从外面回来。

杜琳现在心里也急,她不知道大寨又犯什么倔呢,既然人都过来了,还摆什么劲呢?

“爸,妈,我们先吃吧,再等,就谁也别吃了,一桌子菜要全凉了,给他留点儿就是了。”一家人正沉闷地吃着饭,门铃突然响了。还没容老妈起身,杜琳撂下饭碗,“忽”地站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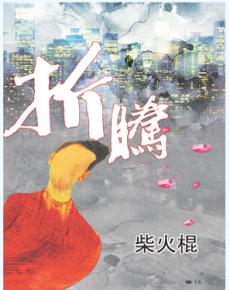
打开房门,果然是大寨,一身大汗,满脸通红地站在门口,怀里揣着一大堆包裹的东西,含笑看着她,杜琳一下子愣住了。

“不好意思,大家等急了吧。出去本来是想走一走,突然想给你买点东西,可惜不是什么浪漫的玫瑰花。不过,这东西也很难找,不像北京那么多,要找肉多的就更不容易了。”念大学的时候,大寨和杜琳都爱吃路边摊的羊肉串,每次都是杜琳先吃完后来抢大寨的。大寨每次都故意吃得慢然后让她吃。

大寨展开手中的那团纸,二十串刚烤出的羊肉串个个肉粒饱满地躺在杜琳的眼前,杜琳抬眼看大寨,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

一个晚上大寨都很温和、平静,跟老丈人喝了几盅白酒,把老丈人哄得很开心,退了休,儿女都在远方,很久没有人陪她一起喝喝酒了。喝完酒,老丈人有些兴奋,非要拉着大寨大谈国际军事,杜妈妈哄外孙在自己床上睡着后,过来把老丈人给扯走了,她知道杜琳和大寨有话要说,大寨就待一晚,时间有限。大寨尾随杜琳进到她的房间,看到桌上的日记本和地上那张纸已经不见,心里还是不受控制地疼了一下。

“大寨!带上我!”肖亦才从惊吓中缓过神,在后面追着叫。然而大寨根本听不到,他心像停在一个宇宙的黑洞里。老毕,那是他最好的挚友!



柴火棍

博古斋

“贵”“贱”杂处

陈永坤

唐朝诗人白居易在忠州任刺史时,经常接触劳动人民,并力图为劳动人民多做好事。他搞了一些改革:一是“劝农”,号召开荒生产;二是改进税收办法,使富豪们多纳税,贫苦人少分担些;三是尽量节省开支,能不办的就尽可能不办,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忠州那地方荒山秃岭很多,他就亲自带头种树。他还曾主

持并参加过大规模的群众性聚会,会上按照当地风俗,把席子铺在地上,大家围坐成一圈,兴高采烈地用空心的藤枝敬酒,年轻人在鼓掌伴奏下翩翩起舞。有些官员说什么这样“贵”“贱”杂处,不成体统。白居易对这些议论和劝阻不理睬。他还和老百姓一起写诗、吟诗,并经常将自己的诗念给老头、老太太们听,若有不懂之处,就立刻修改,直改到能够听懂为止。后来忠州人民为纪念这位少见的好刺史,为他建了“白公祠”。